



當筆者利用電腦中的標楷體打出一個「天」字時，不免倒抽了一口冷氣，怎麼「天」字形同「夭」字了？！

根據當年印尼雅加達知名報社「天聲日報」的編輯之一徐惠明先生（廣東省蕉嶺縣人，大陸易幟之前，就已經旅居印尼雅京謀職，國學造詣深厚。）講述：『自古以來「天」字的寫法，以「一」表示上面是天，下面一個「大」字，意示天下之至大。因此，皇帝又稱「天子」，代表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齊天地位。可是，有一大部份的人寫成「二人」的「天」字，這是錯誤的寫法。』

由於大家莫不關心，加上人們總是抱著無所謂的心理，終因日久天長，在積非成是的情況下，形成今日「二人」「天」字寫法的謬誤。更嚴重的是：兩岸知名書法家，也依樣葫蘆寫成「二

人」的「天」字了，粗看起來，既像「天」字又像「夭」字，似乎委屈了知名書法家的才華。無形中，給藝術界帶來或大或小的傷害與損失！

目前，電腦裡面所具有的字型有：「細明體」、「新細明體」、「標楷體」等字型，而「細明體」及「新細明體」的字型，為電腦族普遍所使用，「標楷體」字型次之。「細明體」和「新細明體」字型的「天」字，都是正確的寫法。而「標楷體」字型的「天」字，是「二人」「夭」，已相當於「天」字了，如果以手寫方式呈現，幾乎是「天」「夭」不分，令人憂心。除非讀者以上句連下句加以意會，還能夠知其真意之外，如果是一則艱深的短句，便難倒一般人正確的頌讀了。

面對千秋萬代以來，對「天」字的寫法，是一貫串模糊不清的輪廓，不管寫對寫錯，因為沒有給人們帶來直接的損害，認為這是無傷大雅的事，都不予置評，因而不了了之。然而，對較為不幸的書法家而言，他自幼接受到錯誤的教導，自然就表現了錯誤的才華，在無情的時代巨輪下輾了下去，從未有人仗

義相挺，直言糾正，以致世代書法家，前仆後繼地貢獻其極具價值又微帶瑕疵的書畫，留傳後世，令人扼腕。

一個「天」字，事涉後代子孫的權益，我們能不正視「天」字正確的寫法嗎？！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一日



在日日常生活中，我們時常聽到某人接受他人的幫助，或是獲得他人的饋贈之後，會一疊連聲地說：「謝了！謝了！」這種道謝的用語，是不恰當的，卻鮮少人知道個中含意。由於這是無傷斤兩的事，也從未聽過那位老師，或那位長者加以指正。

數十年過去了，現在以「謝了！謝了！」來表達感謝他人的幫助的情形，越來越普遍，處處聽得到，只怕又將成為積非成是的一例了！

想當年，筆者有幸認識一位長者方繼年先生，時為空軍少尉，國學造詣深厚，經常替筆者修改作文，受益非淺。其愛國愛民的風範，尤其令人欽佩；數十年來，經常上書總統副總統，或行政院長及其有關首長，或建言，或獻策，均有其獨到之處，深得長官尊崇。

筆者也時常就教於他，問到「謝」與「謝了」有何不同之處時，他說「謝謝」和「謝了」是兩種不同的意義和用法。譬如，當我們接受他人的幫助，或是獲得他人的饋贈之後，要說「謝謝」；當我們不需要接受他人的幫助，或是不想接受他人的饋贈時，要說「謝了」。聽起來多麼優雅，多麼斯文！彼此間既不傷和氣，又很有禮貌地來婉拒他人的好意，充分表現大中華文化的素養與不凡的氣度。

因此，「謝謝」與「謝了」，是兩種多麼不同的涵意在其中！大家可不要扭曲了，特別是事涉禮儀的狀況下，更要正確地使用，才能表現中華民族文雅的氣質和固有的風範。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一日

## 咬文嚼字話禮貌 雅加達／徐紹文

跨步歲年逾花甲，落拓不羈看人

生。有生之年，不拘小節，志在無愧。平素對稱呼方面，未曾深入考究，只作隨俗駕馭。祖籍神州大地，堪稱禮教之源。中華文化，字奧義深。一字之別，差之毫釐。事緣，有位文友，跟筆者談起在媒體文苑上敬和一位詩壇長者的詩歌原韻，在文辭的稱呼上沿用通常慣用的雅稱，寫上（謹和某某君原韻）。誰知道，對長者而言，這個「君」字，有嫌不夠禮貌、親善、體貼、恰當。

幸好，那位詩壇長者，是一位人情練達的文人。只是好意地糾正，指摘規勸，在運用文辭字句上要特別小心，應該長幼有序，未作更進一層的責難。筆者聽後，覺得這雖然是日常生活中極微小的處世花絮。但由此聯想到，社會上確實還存在著好多失禮的稱呼。直至現今，兄弟族群對華族公民不雅的稱呼，支那

（CINA）長、支那（CINA）短地稱呼華族公民。聽起來好不順耳，既不親善又覺得反感。如斯稱呼印尼華族公民，莫說是失禮，且帶有侮辱性、歧視性、使人深思的現實話題，正等著我們大家去面對不易迎刃而解的社會現象，更為重要。這觀點，可說是整體華族的意見。

在禮貌上來講，那位文友對詩壇長者，在文辭上冠用「君」字，也確實是有嫌失禮怠慢的作風。可能是那位文友一時的疏忽？抑或是像筆者一樣，一生做人，不拘小節，落拓不羈？遑論是何種因由，肯定的是，做人不可失禮。身為華族印尼公民，更應該延續承傳龍族固有的美好傳統，古老文明「禮貌」的內涵真諦，冥想推敲。

廣義上來講，那位文友沿用貫常的稱呼，事屬尋常，無傷大雅。但是，遵循中華古老文明「禮貌」的教規，尤其是客家人有一句口頭語「大哥小叔」的論調，則應該稱呼長者為「兄長」，才是正確地雅稱。果若追究起中華古老文明的「禮貌」，確實是有許多的忌諱和講究，跟西方人對「禮貌」上的看法、

稱呼、截然不同，有所鑒別。

中華古老文明的「禮貌」，對生於斯長於斯的華族公民，則是比較隨便。更遑論說是要他們遵守和明察，那一些是會觸犯「禮貌」習俗上忌諱的稱呼、言辭。抑或要他們厲行和講究中華古老文明的教規，我們不可馬上斥責他們儘是沒有「禮貌」的人，而是應該體諒他們完全不懂這些禮教規矩，更該諒解到這是代溝所導致的後果。

尤其是華夏文明古老的文化，斷層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些後遺症更顯得突出。筆者近常在社交中，商場中，看到許多年青的後生華族公民、後生兄弟族公民、面對一位年逾花甲的華族老者，一律通稱男性長者（ENGGOH是哥哥），女的則稱呼為（ENCKI則是姊姊）。鮮有聽到他們對華族男性長者叫叔叔或稱呼伯伯，對華族女性長者稱姨姨或叫嬤嬤，早已見怪不怪。心中想到，這可能是時下社會的通病，有待教育界文明的開導。所幸，目前已有好多學府重新把《弟子規》列入教材。是一個好現象的起點，古老文明的禮教，有望在南園，一統印尼江山延續，重見天

日，豐富多元族群文明禮教的美德。

去年，在一次偶然電話聊天中，《印尼中國友好協會》主席，烏瑪爾兄（Sdr. Abdulrah Umar）問起筆者，有些印華文友們，在撰文中為何稱呼我們（華族以外的族群）是友族？而不是稱呼我們是兄弟族？當時筆者毫不考慮，馬上爽直地回答說：「根據華語的字義來講，應該是稱呼兄弟族來得親切、也更得體」。從此，筆者在文辭上，總是把印尼公民的其他族群，統稱寫成兄弟族群，來得親切、得體。

由此推理，同樣的，也希望其他的兄弟族群，相互尊重印尼華族公民，莫要稱呼印尼華族公民為「支那（CINA）」，這種稱呼，會傷了印尼華族公民的自尊心，肯定會誤解成是帶有侮辱性、歧視性的稱呼。可惜尚有一些電視臺，媒體報刊，甚至在上層、下層的高官達人、至今都還在應用含有歧視性的不雅名稱，支那（CINA）長、支那（CINA）短地稱呼華族公民。聽起來好不親善，也不順耳，又覺得反胃。

其實，我們的前任總統、現任總統、在每次的春節聯歡會上的講話，

抑或在社團的座談會上，大家都已清楚的聆聽到，總是帶頭稱呼華族公民為「TIONGHOA」，亦稱印尼華族公民為兄弟族。凡是身為一統印尼共和國的公民皆是兄弟，其他族群理應一律統稱華族公民為中華（TIONG HOA），來得更親善可人。考究印尼多元族群的文化習俗，多般是帶著東方民族禮教，濃厚色彩的族群。

綜觀這些論調，上文中所提到的「君」字，面對長者，無可厚非，在文辭上應寫成「兄長」來的親切可人。同樣的，我們稱呼其他的族群，在文辭上，更恰當地也應該稱呼為「兄弟族」。其他族群的兄弟公民，也同樣地應該稱呼我們華族公民為「TIONGHOA」。既不會聲牙、也不會蘊含迂腐的概論。更不會觸犯人類文明的教規，族群禮教上的忌諱、準則。卻能換來大家一場的高興，融洽與和諧的一統印尼江山的社會群體。

在文辭上，要是我們多加留意，恰當地善用上《文學語法學組詞法》得體的句子來組詞，配合運用《文學修辭學》，使人看後，不單能起到親切的感

受，更能提升彼此間的感情。我們運用辭彙，語言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生活上的需要，也跟著不斷的發展和演變，唯有語法比較隱定，它的變化在短時期內是不易察覺到，而辭彙的變化則相當明顯。

為了適應社會上時代的要求，新形勢及新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無形中則需要改善、抑或增加更多的新辭彙。例如我們日常生活中應用電的關係最密切，故而與電有相關的辭彙也跟著發達，例如電腦、華語銀光電子手寫板、電子遊戲、電子辭典等的新辭彙應時而產生。自然地也定會有某些辭彙是會被社會所淘汰，抑或有些詞的意義會消失，只留下引伸出來的意義。同樣地，也冀望著這些不合理的「CIMA」稱呼名堂，在不久的將來，在我們敬愛的國土上，也將會隨著新形勢的發展，逐漸地會被社會所淘汰。（全文完）歲次戊子年季春撰于雲房小築。

## 尋人啟事

①懇請台灣桃園縣大埔同鄉親幫尋找

大姑媽何引娘及表哥郭訪昌的後裔。大姑媽何引娘係大埔縣大麻區查恭洲下村太史第，下嫁大麻小留合水宮郭屋。抗戰前，跟隨表哥郭訪昌（乳名郭生發）到南洋印尼經商。一九五二年移居台灣桃園，因各種原因與大陸親人失去聯繫。據聞，大姑媽及大表哥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前後離世（前表嫂丁氏早



前先已離去）。近期在恭洲老家找到一張大姑媽及大表哥生前合照，估計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照片中坐著的是大表哥（抱小孩）與大姑媽，其餘因相片背面無名字錄，請諒無法稱呼。

在大陸親人眾多無限思念大姑媽及大表哥在台灣親人，祈望有生之年能知信息並能相聚，故此，拜託台灣老鄉幫忙辨認其中一位，相信天公作美完成此項心願。

大陸聯絡人：何鼎光先生 廣州越秀區

越華路116號大院407-408室

電話：86-20-83315769

台灣聯絡人：江雷鳴先生

住址：北縣新店市自由街一號三樓

電話：(02)29135356、0922 519 506

②我是一個酷愛健美運動的老人，五十多年前在台灣大學唸書時常到台北成功健身學院練健身，與當年（1962）的台灣先生余登淵（也是台大印尼僑生）是師兄弟，後來移民美國，與余登淵失了聯絡，不過五十多年健身的興趣不減，目前很想與余登淵師兄聯絡，尤其希望得到師兄余登淵榮登台灣先生時的相片，不知印僑協會同僑有沒有余登淵的通訊地址或者可否將這信轉寄給他！

健美嗜好者——陳樹邦敬上

③馬來西亞沙巴州張淑貞找尋陳煥南  
(中興畜牧社1956或1957)。

張淑貞通訊處·P. O. Box. 11761, 88819  
K. K. Sabah, Malaysia. No. 60, Tmn  
Soon Kiong, Lrg. Bernam 88300 K. K.  
Sabah, Malaysia.  
HP: 016-8381369 FAX: 088-234199

## 喜訊

### 建宏惠貞攜手、締結秦晉之好

同僑潘啟良先生之長女惠貞於  
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四日(星期日)  
中午十二時於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  
三段二〇七號一樓與陳崑祥先生長  
男建宏舉行結婚典禮，郎才女貌，  
佳偶天成。(疏影)



## 葛桑今年五月病逝

### 梭羅河畔永恆的旋律

印尼名歌「Bengawan Solo」是葛桑(Gesang Martohartono)的代表作，樂曲中沒有譜以豪邁高亢的旋律，也不帶憂怨似的，似乎亞熱

帶人感情顯得較溫和。這首歌在每兩句末都有個特殊的婉轉音，感覺上便特別有味。這兒的愛情，蕩漾在南亞的梭羅河畔，陣陣薰風吹來，拂過棕林，使人陶醉在熱情的格朗章歌曲中，彷彿看到黝黑的南洋女郎，穿著裙子頭上插朵花，伴著手鼓聲跳起浪漫的舞蹈。



梭羅河是中爪哇最長的一條河流，旱季時，河床幾乎乾枯，一到雨季就氾濫成災。葛桑就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出生在梭羅河畔的城市梭羅，也叫做 Surakarta。它是靠近梭羅河出海口的一個小城市，人民和善，說話輕輕細語，被當地稱為歡喜城。

葛桑曾說：早期，這條河是許多人休閒的地方，許多男男女女在河邊談情說愛。也有很多人到河邊釣魚，也有不少人到那裡購買別人釣到的魚。我就不同，我是去河邊抓蜻蜓給我養的十隻鳥吃。

葛桑創作了四十四首格朗章歌曲，音樂題材範圍有多種，有談到愛情、愛國、家庭、和平、贊頌古跡等。一九四〇年左右，印尼仍被日本佔領期間，葛桑還是個年輕人，他用竹笛樂器，跟自己的同伴創作這首歌。許多日本軍人也愛上了這首歌，並於戰後將這首歌帶回了日本。被填上日文歌詞後深受歡迎。隨著後來印尼廣播的發達，這首歌逐漸成為印尼的代表歌曲，並流行到全世界。而在一九一一年日本退伍軍人製作了葛桑銅雕像置於Solo市。

葛桑於二〇

一〇年五月二十日去世，享年九十有三。

